大湖如烟有千岛

◆随行漫记 ⊕子 薇

人在湖边,天地都是新的。

那天我们坐船游览的水域名曰“龙川湾”,千岛湖分五个游览区,龙川湾是其中之一。游船航行于开阔的湖面上,我站在船右侧甲板上,凉风带雨,浪花飞溅,一处处小岛从眼前飘过,人仿佛入画了一般。

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在千岛湖,苏轼的诗亦是适用。

“风穿树叶,万物惊秋”。在秋天,与风相遇,与雨相遇,都不稀罕,稀罕的是,与风与雨相遇的时候,我们恰好在波涛万顷的湖边。那两天,早早晚晚,我们端坐在阳台上,于湖边听雨,细碎又缠绵,仿佛一缕一缕的相思意,就这么不经意地把人缠绕在里面,剪不断,理还乱,以至于生出星星点点的愁绪来……

视线拉远,湖对岸隐约见山,山之巅峰,云雾缭绕,在山的那边,必然还有另外一个世界。那是一个怎样美丽的世界呢?

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写:“春雨如恩诏,夏雨如赦书,秋雨如挽歌。”这样的雨夜,格外的迷人,又有些许的沧桑。“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,不足以谈人生”。这世上,没有谁喜欢沧桑的生活,但是,我喜欢听历经沧桑的人说话,听他谈人生谈阅历谈过往种种。历经沧桑世事的人生,因为跨过荆棘越过坎坷甚至生死,之后又亲手一一修复抚平那些曾经带来过巨痛的斑驳和沟壑,以致有了梯级有了棱角有了维度,其折射照拂过来的光芒,凸现出别样的五彩斑斓乃至缤纷秀色。

芥川龙之介说:“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。”这句话,不知道产生于何种心境。此刻,在烟波浩淼的湖边,我以为他的话语苛刻了一点。当然,对于人生,对于世界,对于大自然,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态度。写出传世之作《罗生门》的他,对于命运的认知大约持悲观的态度,他是把人生看得透透的了。

早早晚晚,围绕酒店行走,四面皆水,只有一处修建得仿佛浮桥一样的狭窄小路通向远方。那些小木屋,那些别墅群,在绿树成荫的岛屿上,格外的富有诗意。秋风吹拂,树叶飒飒有声,如人之轻语,如琴之低诉,如三两知己在对谈或者干脆静默无语,却是臻境。

看见枣树,想到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:“北方的果树,到秋天,也是一种奇景。第一是枣子树,屋角,墙头,茅房边上,灶房门口,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。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,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,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,正是秋的全盛时期。”在这里,每一株树干上都爬满青苔,宛如画家在泼墨。高大的杜英树格外好看,只因为其绿色的叶丛间,间或地跳出一片红叶,绿是碧绿,红是深红。一棵窈窕的杜英树干上缠着一些绿色的藤蔓,又曼妙又灵动,原本褐色的树干顿时显得生机勃勃、丰姿沛然,那是扶芳藤。扶芳藤,这三个字,仿佛一段简短的音乐,好听又充满韵味。五色梅、吊竹梅花开正盛。还有萱草,还有美人蕉,它们橙红色的花朵,亦是摇曳多姿。紫藤形如长扁豆一样的果实吊在植株上,宛如一个一个萌娃在荡着秋千玩耍。比较抢眼的要数石榴树,果实红艳艳的,吊在枝叶间,像极了一盏一盏的红灯笼……

湖畔,总有一些人在垂钓。我们走过浮桥时,刻意地把脚步轻了又轻,生怕惊动了钓鱼人。那天看到一个中年男子,钓起一只鲶条,往上提时,鲶条忽然脱钩,掉进了湖水里,再也看不见,我们和钓鱼人都惋惜了好半天。“夜半起大潮,站在门口捞一瓢;一半是星星,一半是鱼苗。”那般景况当是在晴好的夜晚。

离开的头天下午,雨住了,碧空如洗。南北朝时吴均在《与朱元思书》开头便道:“风烟俱净,天山共色”。此情此景,这八个字足够。

第一眼看到我们入住的“温馨岛蝶来酒店”标志时,是在前来接我们去酒店的观光车上。我把“岛”,看成了“鸟”,自作主张地读成“鸟蝶来酒店”,却并不觉得荒唐,相反的,觉得有着不可多言的美妙意境,且充满希望——张开翅膀,便能飞翔。

“你若爱,生活哪里都可爱。”在湖畔的四日三夜,我们似乎变得宁静又丰盈,从身体到内心。

◆汉诗节拍

八月

⊕杨庆文

熟悉的香味迎面扑来的时候
不用问
中秋来了
八月桂花香
今年的桂花开得如此热烈
淡淡的小黄花
紧紧偎依在绿叶当间

近处
金黄透体的银杏
怎么看怎么喜庆
硕果累累
那是满满的白果

远处
山峦叠嶂
红红的
应该是枫叶
凝视过后
深情依旧
蓝天白云
朵朵相随

月饼、石榴、菱角、青柚、香橼
举杯相邀
酒不醉人人自醉
这是个秋天
收获的季节
喜悦中
火热继续

在复杂情感中凝视多维人性

——读海飞长篇小说《昆仑海》

◆文化漫谈 ⊕一字马

作为“海飞古装谍战世界”的又一块拼图,《昆仑海》一如既往地继承了海飞丰沛的想象力,同时又天衣无缝地将复杂人性融于父子情、兄弟情、男女情、家国情等现实情感中,在明暗相随的人生困厄与转机里,紧逼人物不断地打破预设的藩篱和界定,在作家和读者的审视中,一步步走向“认识自己”的成长路径。

父与子,是一个古老的创作命题。古今中外诸多文学作品的刻画表述,让我们看到,男孩到男人的成长叙述和男性主体结构,及社会心理、个体心理的建构,几乎难以逃脱父权社会结构文化理论的范式影响。小说《昆仑海》同样有两对让人印象深刻的父子:骆问里(父)与昆仑(子),苏我入鹿(父)与苏我明灯(子)。两个儿子同样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具象或抽象的“父亲”影响。在这部小说中,骆氏父子相见不相识,一个追捕,一个逃亡。昆仑打小以为他父亲是战死沙场的英雄,等意识到自己是杀人犯、叛国贼的儿子,心中父亲伟岸的形象轰然坍塌。骆问里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儿子,也是满脸错愕。这是一对纠结、矛盾、相爱相杀的父子。昆仑后来为家国大义割下自戕的父亲的头颅,这一行为极具一种“阉割”的象征意味,也是昆仑内心创伤、精神告别与超越的映射。

苏我这对父子同样充满崎岖的悲情色彩。海飞为瞎眼少年笑鱼,也就是明灯上演了千里寻父的《花关索》,更为其设计了一首明灯很喜欢的童谣:

阿父,请带我登山啊
我要踩着你的脚印窝,你要牵着我
我就能登上山岗顶

阿父,请带我观海啊
我要坐上你的肩膀,你要驮着我
我就能看到海的尽头

阿父,请带我饮风啊
阿父,我要到你的梦里头,你要捧着我
我就能飞到云口端

阿父,请带我去摘鸡冠花
阿父,请带我去剖海珍珠
阿父,请带我寻找晨露呀
阿父,我要游玩,我要回家,我要长大

这首童谣在故事里分三次、片段式穿插出现。第一次出现,是昆仑在无人馆陪笑鱼看雨,听笑鱼讲起父亲的故事,了解了笑鱼的眼睛是因父亲带马坠崖哭瞎的。父亲曾告诉童年的笑鱼,“世间最好的人生,就是远离刀光”。第二次出现,昆仑杀了明灯真正的父亲,明灯与其割袍断义,昆仑抱着装有父亲骆问里头颅的木盒返程,他没有看到送行的明灯,却依稀听到明灯轻唱的童谣。第三次出现,明灯被明军战船的炮弹击中,跌落甲板。明灯躺在下沉的船上,望向头顶旋转的天空,似乎看到叔父的脸浮现其间。人在成长过程中,亲情对其造成的影响,往往在童年阶段就已经完成。明灯童年里慈爱的父亲(叔父),给了他一个充满父爱的童年,明灯也在用童年治愈着他的成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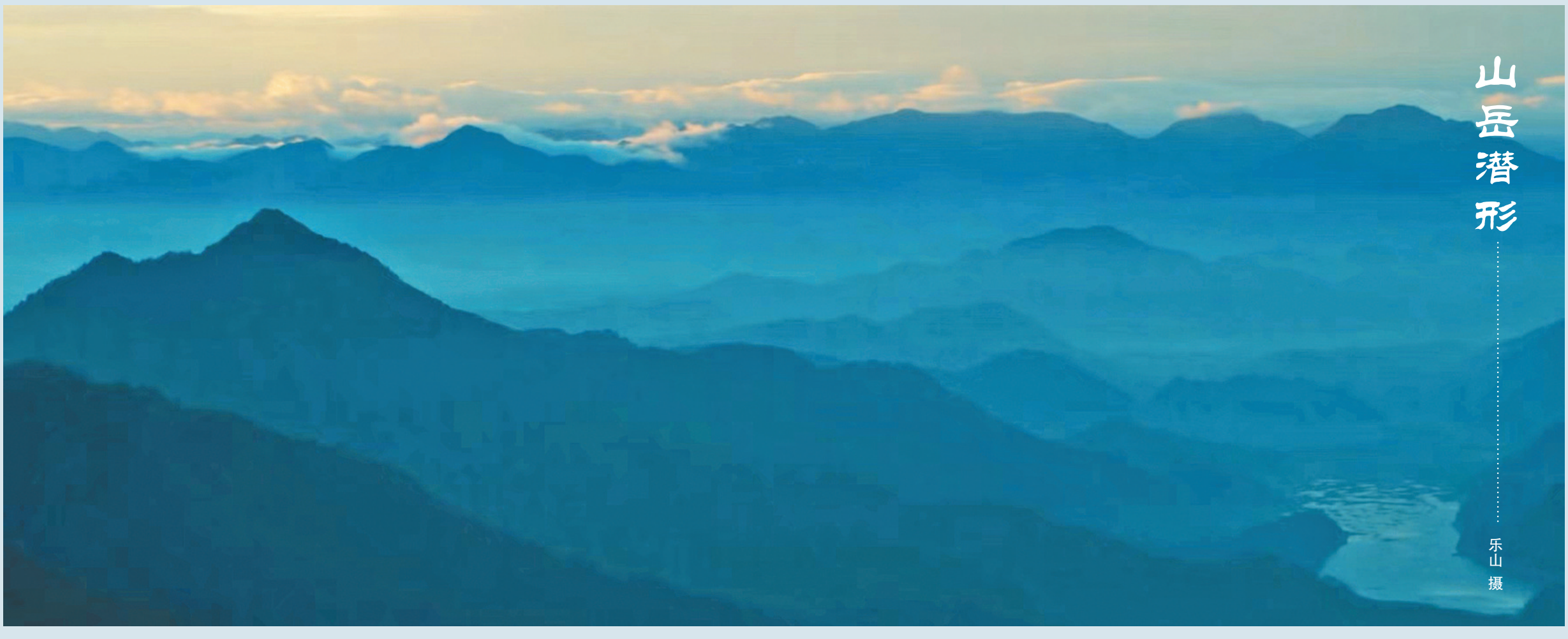
对人性多维度的探究,海飞始终不满足。他盘桓笔墨,为明灯创设了一个强悍残酷的生父苏我入鹿。入鹿引诱女谍牛刀刀做客,席间生死较量,二人抢夺明灯脚下的唯一的一把刀。明灯冷冷看着这一切,直到入鹿祈求,说,“孩子,帮我,我是你爹”。明灯难以置信,最后却还是将刀踢向了入鹿。明灯下意识的举动完成了对雅克·拉康所称的“父之名”“父之法”的接受。

在《昆仑海》中,像这样充满张力又引人深思的情感俯拾皆是。海飞告诉我们,爱情主要有两种形式,一种是互相倾慕,这样的情感像一夜暴雨,瞬间就能把两个人淋湿,比如昆仑和丁山、骆问里与阿普。另一种是被感动,比如陈五六和丁山。纵然丁山心里惦念昆仑,最终她还是被为她付出一切的陈五六所感动。当昔日心爱的人向她走来,要救她,带她回无人馆,身怀六甲的丁山却在自杀前,依旧平静地维护着陈五六,因为陈五六是她的丈夫。

除了亲情、爱情,自然还有兄弟情、战友情。昆仑和明灯两个少年,彼此惺惺相惜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明灯望着遥远的昆仑,艰难地用身边燃烧的火苗放出象征二人情谊的“昆仑双灯”,用烟花与昆仑作了此生的告别。跟随昆仑出生入死的锦衣卫小北斗,他们之间能够交付性命的那种信任和情感,亦让人为之动容。最终,凡人情感升华为家国大义,无论是锦衣卫昆仑和他身边的小北斗成员,还是叛国者骆问里、平民阿普、吉祥孤儿院嬷嬷马候炮……他们心中都有一片辽阔的家园,那里阳光普撒、鲜花盛开。

尼采在《道德的谱系》中有言,离每个人最远的,就是他自己。我们无可避免地跟自己保持着陌生。好在,还有文学让我们焦灼与喧嚣的内心得以还乡。作家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向“认识自我”的路,我们在他人的故事里流下自己的眼泪,喟叹自己的人生。在对文字的凝视中,我们恍然发觉,这条心灵之路曲径通幽、柳暗花明。

数你的白发

⊕许静生

我在黄昏的夕阳里看见
妈妈坐在西晒阳台的窗前
你喜欢这样的安静
慢慢一天一天
我扶你回到房间站在跟前
开始数你满头白发的瞬间
鼻子一酸触痛了我的眼
你说儿子别这样
妈妈有点不习惯
我儿时的肆无忌惮
你晃着细细的竹鞭满村子追赶
我的成长,你的脚步怎能追上
时光打磨的小巷口少了你的张望
铺满鹅卵石的路面成了你的脸
可是深深的皱纹间透着光,亮了印堂
因为你的白发,燃烧着生命的火焰
你在康乃馨的花上看到我心安
数你的满头白发
陪伴你往后的时间
让晚年的你
我的妈妈哟
过得清心余欢